

圖 繪

三國志演義

(二)

繪圖三國志演義 卷二

第三十一回 曹操倉亭破本初 玄德荊州依劉表

却說曹操乘袁紹之敗，整頓軍馬，迤邐追襲袁紹。幅巾單衣，引八百餘騎，奔至黎陽北岸。大將蔣義渠出寨迎接。紹以前事訴與義渠。義渠乃招諭離散之衆，衆聞紹在，又皆蟻聚。軍勢復振，議還冀州。軍行之次，夜宿荒山。紹於帳中聞遠處有哭聲，遂私往聽之。却是敗軍相聚，訴說喪兄失弟，棄伴亡親之苦。各各搥胸大哭。皆曰：「若聽田豐之言，我等怎遭此禍？」紹大悔曰：「吾不聽田豐之言，兵敗將亡，今回去有何面目見之耶？」上馬正行間，逢紀引軍來接。紹對逢紀曰：「吾不聽田豐之言，致有此敗。吾今歸去，羞見此人。」逢紀曰：「田豐在營中，聞公兵敗，撫掌大笑曰：『固不出吾之所料。』」袁紹大怒曰：「豎儒怎敢笑我？我必殺之。」遂命使者齎書到冀州，令殺田豐。却說田豐在獄中，一日獄吏來見豐，曰：「與別駕賀喜。」豐曰：「何喜可賀？」獄吏曰：「袁將軍大敗而回，羞見將軍，必是重責矣。」豐笑曰：「吾今死矣。」獄吏問曰：「人皆爲君喜，君何言死也？」豐曰：「袁將軍外寬而內忌，不念忠誠，若勝而喜，猶勝於敗。我今雖敗，則吾不望生矣。獄吏未信，忽使者齎劍至，傳袁紹命，欲取田豐之首。獄吏方驚，豐曰：『吾固知必死也。』」獄吏皆流淚。豐曰：「大丈夫生於天地間，不識其主而事之，是無智也。今日受死，本無足惜，乃自刎於獄中。後人有詩曰：

昨朝沮授軍中死，今日田豐獄內亡。河北棟梁皆折斷，本初焉不喪家邦。

田豐既死，聞者皆爲歎惜。袁紹回冀州，心煩意亂，不理政事。其妻劉氏勸立後嗣。紹所生三子：長子袁譚，字顯思，出守青州；次子袁熙，字顯奔，出守幽州；三子袁尚，字顯甫，是紹後妻劉氏所出，生得形貌俊偉，紹甚愛之。因此留在身邊，自官渡兵敗之後，劉氏勸立尚爲後嗣。紹乃與審配、逢紀、辛評、郭圖四人商議。原來審配、逢紀二人向輔袁尚，辛評二人向輔袁譚。四人各爲其主。當下袁紹謂四人曰：「今外患未息，內事不可不早定。吾將議立後嗣。」長子譚爲人性剛好殺，次子熙爲人柔懦難成，三子尚有英雄之表，禮賢敬士。吾欲立之，公等之意若何？」郭圖曰：「三子之中，譚爲長，今又居外，主公

若廢長立幼。此亂萌也。目今軍威稍挫。敵兵壓境。豈可復使父子兄弟自相爭亂耶。主公且理會拒敵之策。立嗣之事。毋容多議。袁紹躊躇未決。忽報袁熙引兵六萬自幽州來。袁譚引兵五萬自青州來。外甥高幹亦引兵五萬自并州來。各至冀州助戰。紹喜。再整人馬來戰。曹操時操引得勝之兵。陳列於河上。有土人簞食壺漿以迎之。操見父老數人。鬚髮盡白。乃命入帳中。賜坐。問之曰。老丈多少年紀。答曰。皆近百歲矣。操曰。吾軍士驚擾汝鄉。吾甚不安。父老曰。桓帝時。有黃星見於楚宋之分。遼東人殷旭善曉天文。夜宿於此。對老漢等言。黃星見於乾象。正照此間。後五十年。當有真人起於梁沛之間。今以年計之。整整五十年。袁本初重斂於民。民皆怨之。丞相興仁義之兵。弔民伐罪。官渡一戰。破袁紹百萬之衆。正應當時殷旭之言。兆民可望太平矣。操笑曰。何敢當老丈所言。遂取酒食絹帛。賜老人而遣之。號令三軍。如有下鄉殺人家雞犬者。如殺人之罪。於是軍民震服。操亦心中暗喜。人報袁紹聚四州之兵得二十萬。前至倉亭下寨。操提兵前進。下寨已定。次日。兩軍相對。各布成陣勢。操引諸將出陣。紹亦引三子一甥及文官武將出陣。前操曰。本初計窮力盡。何尚不思投降。直待刀臨項上。悔無及矣。紹大怒。因顧衆將曰。誰敢出馬。袁尙欲於父前逞能。便舞雙刀飛馬出陣。來往奔馳。操指問衆將曰。此何人有識者。答曰。此袁紹三子袁尙也。言未畢。一將挺鎗早出。操視之。乃徐晃。部將史渙也。兩騎相交。不三合。尙撥馬斜斜而走。史渙趕來。袁尙拈弓搭箭。翻身背射。正中史渙左目。墜馬而死。袁紹見子得勝。揮鞭一指。大隊人馬擁將過來混戰。大殺一場。各鳴金收軍還寨。操與諸將商議破紹之策。程昱獻十面埋伏之計。勸操退軍於河上。伏兵十隊。誘紹追至河上。我軍無退路。必將死戰。可勝紹矣。操然其計。左右各分五隊。左一隊夏侯惇。二隊張遼。三隊李典。四隊樂進。五隊夏侯淵。右一隊曹洪。二隊張郃。三隊徐晃。四隊于禁。五隊高覽。中軍許褚爲先鋒。次日。十隊先進。埋伏左右已定。至半夜。操令許褚引兵前進。僞作劫寨之勢。袁紹五寨人馬一齊俱起。許褚回軍便走。袁紹引軍趕來。喊聲不絕。比及天明。趕至河上。曹軍無去路。操大呼曰。前無去路。諸軍何不死戰。衆軍回身奮力向前。許褚飛馬當先。力斬十數將。袁軍大亂。袁紹退軍急回。背後曹操趕來。正行間。一聲鼓響。左邊夏侯淵。右邊高覽。兩軍衝出。袁紹聚三子一甥。死衝血路奔走。又行不到十里。左邊樂進。右邊于禁殺出。殺得袁軍屍橫遍野。

血流成渠。又行不到數里。左邊李典。右邊徐晃。兩軍截殺一陣。袁紹父子膽喪心驚。奔入舊寨。令三軍造飯。方欲待食。左邊張遼。右邊張郃。逕來衝寨。紹慌上馬。前奔倉亭。人馬困乏。欲待歇息。後面曹操大軍趕來。袁紹捨命而走。正行之間。右邊曹洪。左邊夏侯惇。擋住去路。紹大呼曰。若不決死戰。必爲所擒矣。奮力衝突。得脫重圍。袁熙高幹皆被箭傷。軍馬死亡殆盡。紹抱三子痛哭一場。不覺昏倒。衆人急救。紹口吐鮮血不止。歎曰。吾自歷戰數十場。不意今日狼狽至此。此天喪吾也。汝等各回本州。誓與曹賊一決雌雄。便教辛評郭圖火急隨袁譚前往青州整頓。恐曹操犯境。令袁熙仍回冀州。高幹仍回并州。各去收拾人馬。以備調用。袁紹引袁尚等入冀州養病。令尚與審配。逢紀。卮掌軍事。却說曹操自倉亭大勝。重賞三軍。令人探察冀州虛實。細作回報。紹臥病在牀。袁尚審配緊守城池。袁譚袁熙高幹皆回本州。衆皆勸操急攻之。操曰。冀州糧食極廣。審配又有機謀。未可急拔。見今禾稼在田。恐廢民業。姑待秋成。後取之。未晚。正議間。忽荀彧有書到。報說劉備在汝南得劉辟龔都數萬之衆。聞丞相提軍出征河北。乃令劉辟守汝南。備親自引兵乘虛來攻許昌。丞相可速回軍禦之。操大驚。留曹洪屯兵河上。虛張聲勢。操自提大兵往汝南來迎劉備。却說玄德與關張趙雲等。引兵欲襲許都。行近穰山地面。正遇曹兵殺來。玄德便於穰山下寨。軍分三隊。雲長屯兵於東南角上。張飛屯兵於西南角上。玄德與趙雲於正南立寨。曹操兵至。玄德鼓譟而出。操布成陣勢。叫玄德打話。玄德出馬於門旗下。操以鞭指罵曰。吾待汝爲上賓。汝何背義亡恩。玄德曰。汝託名漢相。實爲國賊。吾乃漢室宗親。奉天子密詔。來討反賊。遂於馬上朗誦衣帶詔。操大怒。教許褚出戰。玄德背後趙雲挺鎗出馬。二將相交三十合。不分勝負。忽然喊聲大振。東南角上雲長衝突而來。西南角上張飛引軍衝突而來。三處一齊掩殺。曹軍遠來疲困。不能抵當。大敗而走。玄德得勝回營。次日。又使趙雲搦戰。操兵旬日不出。玄德再使張飛搦戰。操兵亦不出。玄德愈疑。忽報龔都運糧至。被曹軍圍住。玄德急令張飛去救。忽又報夏侯惇引軍抄背後徑取汝南。玄德大驚曰。若如此。吾前後受敵。無所歸矣。急遣雲長救之。兩軍皆去。不一日。飛馬來報。夏侯惇已打破汝南。劉辟棄城而走。雲長現今被圍。玄德大驚。又報張飛去救龔都。也被圍住了。玄德急欲回兵。又恐操兵後襲。忽報寨外許褚搦戰。玄德不敢出戰。候至天明。教軍士飽餐。步軍先起。馬軍

後隨寨中虛傳更點。玄德等離寨約行數里，轉過土山，火把齊明。山頭上大呼曰：休教走了劉備！丞相在此專等。玄德慌尋走路。趙雲曰：主公勿憂，但跟某來。趙雲挺鎗躍馬，殺開條路。玄德掣雙股劍後隨。正戰間，許褚追至，與趙雲力戰。背後于禁、李典又到。玄德見勢危，落荒而走，聽得背後喊聲漸遠。玄德望深山僻路，單馬逃生，捱到天明，側首一彪軍衝出。玄德大驚，視之，乃劉辟引敗軍千餘騎護送。玄德家小前來。孫乾簡雍、糜芳亦至，訴說夏侯惇軍勢甚銳。因此棄城而走。曹兵趕來，幸得雲長當住，因此得脫。玄德曰：不知雲長今在何處？劉辟曰：將軍且行，却再理會。行到數里，一棒鼓響，前面擁出一彪人馬，當先大將，乃是張郃。大叫：劉備快下馬受降！玄德方欲退後，只見山頭上紅旗麾動，一軍從山塢內擁出，爲首大將，乃高覽也。玄德兩頭無路，仰天大呼曰：天何使我受此窘極耶？事勢至此，不如就死。欲拔劍自刎。劉辟急止之曰：容某死戰奪路救君。言訖，便來與高覽交鋒。戰不三合，被高覽一刀砍於馬下。玄德正慌，方欲自戰。高覽後軍忽然自亂，一將衝陣而來，鎗起處，高覽翻身落馬。視之，乃趙雲也。玄德大喜。雲縱馬挺鎗，殺散後隊。又來前軍獨戰張郃。郃與雲戰三十餘合，撥馬敗走。雲乘勢衝殺，却被郃兵守住山隘，路窄不得出。正奪路間，只見雲長關平、周倉引三百軍到，兩下相攻，殺退張郃，各出隘口，占住山險下寨。玄德使雲長尋覓張飛，原來張飛去救龔都，龔都已被夏侯淵所殺。飛奮力殺退夏侯淵，迤邐趕去，却被樂進引軍圍住。雲長路逢敗軍，尋蹤而去，殺退樂進，與飛同回見玄德。人報曹軍大隊趕來。玄德教孫乾等保護家小先行。玄德與關、張、趙雲在後，且戰且走。操見玄德去遠，收軍不趕。玄德敗軍不滿一千，狼狽而奔。前至一江，喚土人問之，乃漢江也。玄德權且安營。土人知是玄德，奉獻羊酒，乃聚飲於沙灘之上。玄德歎曰：諸君皆有王佐之才，不幸跟隨劉備，備之命窘累及諸君。今日身無立錫，誠恐有誤諸君。君等何不棄備而投明主，以取功名乎？衆皆掩面而哭。雲長曰：兄言差矣。昔日高祖與項羽爭天下，數敗於羽，後九里山一戰成功，而開四百年基業。勝負兵家之常，何可自壞其志？孫乾曰：成敗有時，不可喪志。此離荊州不遠，劉景升坐鎮九州，兵強糧足，更且與公皆漢室宗親，何不往投之？玄德曰：但恐不容耳。乾曰：某願先往說之，使景升出境而迎主公。玄德大喜，便令孫乾星夜往荊州，到郡入見劉表。禮畢，劉表問曰：公從玄德，何故至此？乾曰：劉使君天下英雄，雖兵微將寡，

而志欲匡扶社稷。汝南劉辟、龔都素無親故，亦以死報之。明公與使君同爲漢室之胄，今使君新敗，欲往江東投孫仲謀。乾僭言曰：「不可背親而向疎。」荊州劉將軍禮賢下士，士歸之如水之投東，何況同宗乎？因此使君特使乾先來拜白。唯明公命之。表大喜曰：「玄德吾弟也，久欲相會而不可得。今肯惠顧，實爲幸甚。」蔡瑁譖曰：「不可。劉備先從呂布，後事曹操，近投袁紹，皆不克終，足可見其爲人。今若納之，曹操必加兵於我，枉動干戈，不如斬孫乾之首，以獻曹操，操必重待主公也。」孫乾正色曰：「乾非懼死之人也。劉使君忠心爲國，非曹操袁紹呂布等比。前此相從，不得已也。今聞劉將軍漢朝苗裔，誼切同宗，故千里相投，爾何獻譏而妬賢如此耶？」劉表聞言，乃叱蔡瑁曰：「吾主意已定，汝勿多言。」蔡瑁慚恨而出。劉表遂命孫乾先往報玄德。一面親自出郭三十里迎接。玄德見表執禮甚恭，表亦相待甚厚。玄德引關張等拜見劉表。表遂與玄德等同入荊州，分撥院宅居住。却說曹操探知玄德已往荊州投奔劉表，便欲引兵攻之。程昱曰：「袁紹未除，而遽攻荊襄，倘袁紹從北而起，勝負未可知矣。不如還兵許都，養軍蓄銳，待來年春煖，然後引兵先破袁紹，後取荊襄，南北之利一舉可收也。」操然其言，遂提兵回許都。至建安八年春正月，操復商議興兵。先差夏侯惇、滿寵鎮守汝南，以拒劉表。留曹仁、荀彧守許都，親統大軍前赴官渡屯紮。且說袁紹自舊歲感冒吐血症候，今方稍愈。商議欲攻許都，審配諫曰：「舊歲官渡倉亭之敗，軍心未振，尙當深溝高壘，以養軍民之力。正議間，忽報曹操進兵官渡，來攻冀州。紹曰：「若候兵臨城下，將至河邊，然後拒敵，事已遲矣。吾當自領大軍出迎。」袁尙曰：「父親病體未痊，不可遠征。」兒願提兵前去迎敵。紹許之，遂使人往青州取袁譚，幽州取袁熙，并州取高幹，四路同破曹操。正是：纔向汝南鳴戰鼓，又從冀北動征鼙。未知勝負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奪冀州袁尙爭鋒 決漳河許攸獻計

却說袁尙自斬史渙之後，自負其勇，不待袁譚等兵至，自引兵數萬出黎陽，與曹軍前隊相迎。張遼當先出馬，袁尙挺鎗來戰，不三合，架隔遮攔不住，大敗而走。張遼乘勢掩殺，袁尙不能主張，急急引軍奔回冀州。袁紹聞袁尙敗回，又受

了一驚。舊病復發。吐血數斗。昏倒在地。劉夫人慌救入臥內。病勢漸危。劉夫人急請審配逢紀。直至袁紹榻前。商議後事。紹但以手指而不能言。劉夫人曰。尚可繼後嗣否。紹點頭。審配便就榻前寫了遺囑。紹翻身大叫一聲。又吐血斗餘而死。後人有詩曰。

累世公卿立大名。少年意氣自縱橫。空招俊傑三千客。漫有英雄百萬兵。羊質虎皮功不就。鳳毛雞膽事難成。更憐一種傷心處。家難徒延兩弟兄。

袁紹既死。審配等主持喪事。劉夫人便將袁紹所愛寵妾五人。盡行殺害。又恐其陰魂於九泉之下。再與紹相見。乃髡其髮。刺其面。毀其屍。其妬惡如此。袁尚恐寵妾家屬爲害。并收而殺之。審配逢紀立袁尚爲大司馬將軍。領冀青幽并四州牧。遣使報喪。此時袁譚已發兵離青州。知父死。便與郭圖辛評商議。圖曰。主公不在冀州。審配逢紀必立顯甫爲主矣。當速行。辛評曰。審逢二人。必預定機謀。今若速往。必遭其禍。袁譚曰。若此。當如何。郭圖曰。可屯兵城外。觀其動靜。某當親往察之。譚依言。郭圖遂入冀州。見袁尚禮畢。尚問兄何不至。圖曰。因抱病在軍中。不能相見。尚曰。吾受父親遺命。立我爲主。加兄爲車騎將軍。目下曹軍壓境。請兄爲前部。吾隨後便調兵接應也。圖曰。軍中無人商議良策。願乞審正。南逢元圖二人爲輔。尚曰。吾亦欲仗此二人。早晚書策。如何離得。圖曰。然則於二人內遣一人去。何如。尚不得已。乃令二人拈鬪。拈着者便去。逢紀拈着。尚即命逢紀齎印綬。同郭圖赴袁譚軍中。紀隨圖至譚軍。見譚無病。心中不安。獻上印綬。譚大怒。欲斬逢紀。郭圖密諫曰。今曹軍壓境。且只款留逢紀在此。以安尚心。待破曹之後。却來爭冀州不遲。譚從其言。即時拔寨起行。前至黎陽。與曹軍相抵。譚遣大將汪昭出戰。操遣徐晃迎敵。二將戰不數合。徐晃一刀斬汪昭於馬下。曹軍乘勢掩殺。譚軍大敗。譚收敗軍入黎陽。遣人求救於尚。尚與審配計議。只發兵五千。餘人相助。曹操探知救軍已到。遣樂進李典引兵於半路接着。兩頭圍住。盡殺之。袁譚知尚止撥兵五千。又被半路坑殺。大怒。乃喚逢紀責罵。紀曰。容某作書致主公。求其親自來救。譚即令紀作書。遣人到冀州致袁尚。尚與審配共議。配曰。郭圖多謀。前次不爭而去者。爲曹軍在境也。今若破曹。必來爭冀州矣。不如不發救兵。借操之力以除之。尚從其言。不肯發兵。使者回報。

譚大怒立斬達紀。議欲降曹。早有細作密報袁尙。尙與審配議曰。使譚降曹并力來攻。則冀州危矣。乃留審配并大將蘇由固守冀州。自領大軍來黎陽救譚。尙問軍中誰敢爲前部。大將呂曠呂翔兄弟二人願去。尙點兵三萬使爲先鋒。先至黎陽。譚聞尙自來大喜。遂罷降曹之議。譚屯兵城中。尙屯兵城外。爲犄角之勢。不一日袁熙高幹皆領軍到城外。屯兵三處。每日出兵與操相持。尙屢敗。操兵屢勝。至建安八年春二月。操分路攻打袁譚袁熙。尙高幹皆大敗。棄黎陽而走。操引兵追至冀州。譚與尙入城堅守。熙與幹離城三十里下寨。虛張聲勢。操兵連日攻打不下。郭嘉進曰。袁氏廢長立幼。而兄弟之間權力相併。各自樹黨。急之則相救。緩之則相爭。不如舉兵南向荊州。征討劉表。以候袁氏兄弟之變。變成而後擊之。可一舉而定也。操善其言。命賈詡爲太守守黎陽。曹洪引兵守官渡。操引大軍向荊州進兵。譚尙聽知。曹軍自退。遂相慶賀。袁熙高幹各自辭去。袁譚與郭圖辛評議曰。我爲長子。反不能承父業。尙乃繼母所生。反承大爵。心實不甘。圖曰。主公可勒兵城外。只做請顯甫審配飲酒。伏刀斧手殺之。大事定矣。譚從其言。適別駕王修自青州來。譚將此計告之。修曰。兄弟者。左右手也。今與他人爭鬪。斷其右手。而曰我必勝。安可得乎。夫棄兄弟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彼讒人離間骨肉。以求一朝之利。願塞耳勿聽也。譚怒叱退王修。使人去請袁尙。尙與審配商議。配曰。此必郭圖之計也。主公若往。必遭奸計。不如乘勢攻之。袁尙依言。便披挂上馬。引兵五萬出城。袁譚見袁尙引軍來。情知事泄。亦即披挂上馬。與尙交鋒。尙見譚大罵。譚亦罵曰。汝藥死父親。篡奪爵位。今又來殺兄耶。二人親自交鋒。袁譚大敗。尙親冒矢石。衝突掩殺。譚引敗軍奔平原。尙收兵還袁譚與郭圖再議進兵。令岑璧爲將領兵前來。尙自引兵出冀州。兩陣對圓。旗鼓相望。壁出罵陣。尙欲自戰。大將呂曠拍馬舞刀死戰岑璧。二將戰無數合。曠斬岑璧於馬下。譚兵又敗。再奔平原。審配勸尙進兵。追至平原。譚抵當不住。退入平原。堅守不出。尙三面圍城攻打。譚與郭圖計議。圖曰。今城中糧少。彼軍方銳。勢不相敵。愚意可遣人投降曹操。使操將兵攻冀州。尙必還救。將軍引兵夾擊之。尙可擒矣。若操擊破尙軍。我因而斂其軍實。以拒操。操軍遠來。糧食不繼。必自退去。我可以仍據冀北。以圖進取也。譚從其言。問曰。何人可爲使。圖曰。辛評之弟辛毗。字佐治。見爲平原令。此人乃能言之士。可命爲使。譚卽召辛毗。毗欣然而至。譚修書付毗。使

三千軍送毗出境。毗星夜齎書往見曹操。時操屯軍西平伐劉表。表遣玄德引兵爲前部以迎之。未及交鋒。辛毗到操寨。見操禮畢。操問其來意。毗具言袁譚相求之意。呈上書信。操看書畢。留辛毗於寨中。聚文武計議。程昱曰：「袁譚被袁尚攻擊太急。不得已而來降。不可准信。呂虔滿寵亦曰：『丞相既引兵至此。安可復舍表而助譚？』荀攸曰：『三公之言未善。以愚意度之。天下方有事。而劉表坐保江漢之間。不敢展足。其無四方之志可知矣。』袁氏據四州之地。帶甲數十萬。若二子和睦。共守成業。天下事未可知也。今乘其兄弟相攻。勢貧而投我。我提兵先除袁尚。後觀其變。并滅袁譚。天下定矣。此機會不可失也。操大喜。便邀辛毗飲酒。謂之曰：「袁譚之降。眞耶假耶？」袁尚之兵果可必勝耶？」毗對曰：「明公勿問眞與假也。只論其勢可耳。袁氏連年喪敗。兵革疲於外。謀臣誅於內。兄弟讒隙。國分爲二。加之饑饉並臻。天災人困。無問智愚。皆知土崩瓦解。此爲天滅袁氏之時也。今明公提兵攻鄴。袁尚不還救。則失巢穴。若還救。則譚踵襲其後。以明公之威。擊疲憊之衆。如迅風之掃秋葉也。不此之圖。而伐荊州。荊州豐樂之地。國和民順。未可搖動。況四方之患。莫大於河北。河北旣平。則霸業成矣。願明公詳之。」操大喜曰：「恨與辛佐治相見之晚也。」即日督軍還取冀州。玄德恐操有謀。不敢追襲。引兵自回荊州。却說袁尚知曹軍渡河。急急引軍還鄴。命呂曠呂翔斷後。袁譚見尚退軍。乃大起平原軍馬。隨後趕來。行不到數十里。一聲礮響。兩軍齊出。左邊呂曠。右邊呂翔。兄弟二人截住袁譚。譚勒馬告二將曰：「吾父在日。吾並未慢待二將軍。今何從吾弟而見逼耶？」二將聞言。乃下馬降譚。譚曰：「勿降我。可降曹丞相。」二將因隨譚歸營。譚候操軍至。引二將見操。操大喜。以女許譚爲妻。即令呂曠呂翔爲媒。譚請操攻取冀州。操曰：「方今糧草不接。搬運勞苦。我由濟河過淇水。入白溝。以通糧道。然後進兵。」令譚且居平原。操引軍退屯黎陽。封呂曠呂翔爲列侯。隨軍聽用。郭圖謂袁譚曰：「曹操以女許婚。恐非眞意。今又封賞呂曠呂翔。帶去軍中。此乃牢籠河北人心。後必將爲我禍。」主公可刻將軍印二顆。暗使人送與二呂。令作內應。待操破了袁尚。可乘便圖之。譚依言。遂刻將軍印二顆。暗送與二呂。二呂受訖。徑將印來稟曹操。操大笑曰：「譚暗送印者。欲汝等爲內助。待我破袁尚之後。就中取事耳。汝等且權受之。我自主張。」自此曹操便有殺譚之心。且說袁尚與審配商議。今曹兵運糧入白溝。必來攻冀州。如之奈何。配曰：「可發檄使武安長尹楷。」

屯毛城。通上黨運糧道。令沮授之子沮鵠守邯鄲。遙爲聲援。主公可進兵平原。急攻袁譚。先絕袁譚。然後破曹。袁尙大喜。留審配與陳琳守冀州。使馬延張顗二將爲先鋒。連夜起兵攻打平原。譚知尙兵來近。告急於操。操曰。吾今番必得冀州矣。正說間。適許攸自許昌來。聞尙又攻譚。入見操曰。丞相坐守於此。豈欲待天雷擊殺二袁乎。操笑曰。吾已料定矣。遂令曹洪先進兵攻鄴。操自引一軍來攻尹楷。兵臨本境。楷引軍來迎。楷出馬。操曰。許仲康安在。許褚應聲而出。縱馬直取尹楷。楷措手不及。被許褚一刀斬於馬下。餘衆奔潰。操盡招降之。卽勒兵取邯鄲。沮鵠進兵來迎。張遼出馬與鵠交鋒。戰不三合。鵠大敗。遼從後追趕。兩馬相離不遠。遼急取弓射之。應弦落馬。操指揮軍馬掩殺。衆皆奔散。於是操引大軍前抵冀州。曹洪已近城下。操令三軍遠城築起土山。又暗掘地道以攻之。審配設計堅守。法令甚嚴。東門守將馮禮因酒醉有誤。巡警配痛責之。馮禮懷恨。潛地出城降操。操問破城之策。禮曰。突門內土厚。可掘地道而入。操便命馮禮引三百壯士。晝夜掘地道而入。却說審配自馮禮出降之後。每夜親自登城點視軍馬。當夜在突門閣上。望見城外無燈火。配曰。馮禮必引兵從地道而入也。急喚精兵運石擊突門。門閉。馮禮及三百壯士皆死於土內。操折了這一場。遂罷地道之計。退軍於洹水之上。以候袁尙回兵。袁尙攻平原。聞曹軍已破尹楷。沮鵠大軍圍困冀州。乃掣兵回救。部將馬延曰。從大路去。曹操必有伏兵。可取小路。從西山出。溢水口去。劫曹營。必解圍也。尙從其言。自領大軍先行。令馬延與張顗斷後。早有細作去報曹操。操曰。彼若從大路上來。吾當避之。若從西山小路而來。一戰可擒也。吾料袁尙必舉火爲號。令城中接應。吾可分兵擊之。於是分撥已定。却說袁尙出溢水界口。東至陽平。屯軍陽平亭。離冀州十七里。一邊靠着溢水。尙令軍士堆積柴薪乾草。至夜焚燒爲號。遣主簿李孚扮作曹軍都督直至城下。大叫開門。審配認得是李孚聲音。放入城中。說袁尙已陳兵在陽平亭等候接應。若城中兵出。亦舉火爲號。配教城中堆草放火。以通音信。孚曰。城中無糧。可發老弱殘兵并婦人出降。彼必不爲備。我卽以兵繼百姓之後出攻之。配從其論。次日城上豎起白旗。上寫冀州百姓投降。操曰。此是城中無糧。教老弱百姓投降。後必有兵出也。操教張遼徐晃各引三千軍馬。伏於兩邊。操自乘馬張麾蓋至城下。果見城門開處。百姓扶老攜幼。手持白旗而出。百姓纔出盡。城中兵突出。操教將紅

旗一招，張遼、徐晃兩路兵齊出亂殺。城中兵只得復回。操自飛馬趕來，到弔橋邊。城中弩箭如雨，射中操盔，險透其頂。衆將急救回陣，操更衣換馬，引衆將來攻。尙寨尙自迎敵。時各路軍馬一齊殺至，兩軍混戰。袁尙大敗，尙引敗兵退往西山下寨。令人催取馬延、張顗軍來。不知曹操已使呂曠、呂翔去招安二將。二將隨二呂來降。操亦封爲列侯。卽日進兵攻打西山。先使二呂馬延、張顗截斷袁尙糧道。尙情知西山守不住，夜走淦口。安營未定，四下火光並起。伏兵齊出，人不及甲，馬不及鞍。尙軍大潰，退走五十里，勢窮力竭，只得遣豫州刺史陰夔至操營請降。操佯許之，却連夜使張遼、徐晃去劫寨。尙盡棄印綬、節鉞、衣甲輜重，望中山而逃。操回軍攻冀州。許攸獻計曰：「何不決漳河之水以淹之？」操然其計。先差軍於城外掘河，壅週圍四十里。審配在城上見操軍在城外掘壅，却掘得甚淺，配暗笑曰：「此欲決漳河之水以灌城耳。河深可灌，如此之淺，有何用哉？」遂不爲備。當夜曹操添十倍軍士，并力發掘。比及天明，廣深二丈。引漳水灌入城中，水深數尺，更兼糧絕。軍士皆餓死。辛毗在城外用鎗挑袁尙印綬衣服，招安城內之人。審配大怒，將辛毗家屬老小八十餘口，就於城上斬之。將頭擲下。辛毗號哭不已。審配之姪審榮素與辛毗相厚，見辛毗家屬被害，心中懷忿，乃密寫獻門之書，拴於箭上，射下城來。軍士拾獻辛毗。毗將書獻操。操先下令，如入冀州，休得殺害袁氏一門老小。軍民降者免死。次日天明，審榮大開西門，放曹兵入。辛毗躍馬先入。軍將隨後殺入冀州。審配在東南城樓上見操軍已入城中，引數騎下城死戰。正迎徐晃交戰。徐晃生擒審配，綁出城來。路逢辛毗。毗咬牙切齒，以鞭鞭配首曰：「賊殺才，今日死矣。」配大罵辛毗賊徒，引曹操破我冀州，我恨不殺汝也。徐晃解配見操。操曰：「汝知獻門接我者乎？」配曰：「不知。」操曰：「此汝姪審榮所獻也。」配怒曰：「小兒不行，乃至於此。」操曰：「昨孤至城下，何城中弩箭之多耶？」配曰：「恨少。」操曰：「卿忠於袁氏，不容不如此。今肯降吾否？」配曰：「不降。」辛毗哭拜於地曰：「家屬八十餘口，盡遭此賊殺害，願丞相戮之，以雪此恨。」配曰：「吾生爲袁氏臣，死爲袁氏鬼，不似汝輩諂諂阿諛之賊，可速斬我。」操教牽出，臨受刑。毗行刑者曰：「吾主在北，不可使我面南而死。」乃向北跪，引頸就刃。後人有詩歎曰：

河北多名士，誰如審正南。命因昏主喪，心與古人參。忠直言無隱，廉能志不貪。臨亡猶北面，降者盡羞慚。

審配既死。操憐其忠義。命葬於城北。衆將請曹操入城。操方欲起行。只見刀斧手擁一人至。操視之。乃陳琳也。操謂之曰。汝前爲本初作檄。但罪狀孤可也。何乃辱及祖父耶。琳答曰。箭在弦上。不得不發耳。左右勸操殺之。操憐其才。赦之。乃命爲從事。却說操長子曹丕。字子桓。時年十八歲。丕初生時。有雲氣一片。其色青紫。員如車蓋。覆於其室。終日不散。有望氣者。密謂操曰。此天子氣也。令嗣貴不可言。丕八歲。能屬文。有逸才。博古通今。善騎射。好擊劍。時操破冀州。不隨父在軍中。先領隨身軍。逕投袁紹家下。馬拔劍而入。有一將當之曰。丞相有命。諸人不許入。紹府不叱退。提劍入後堂。見兩個婦人相抱而哭。丕欲殺之。正是。四世公侯都化夢。一家骨肉又遭殃。未知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三回 曹丕乘亂納甄氏 郭嘉遺計定遼東

却說曹丕不見二婦人啼哭。拔劍欲斬之。忽見紅光滿目。遂按劍而問曰。汝何人也。一婦人告曰。妾乃袁將軍之妻劉氏也。丕曰。此女何人。劉氏曰。此次男袁熙之妻甄氏也。因熙出鎮幽州。甄氏不肯遠行。故留於此。丕拖此女近前。見披髮垢面。不以衫袖拭其面而觀之。見甄氏玉肌花貌。有傾國之色。遂對劉氏曰。吾乃曹丞相之子也。願保汝家。汝勿憂慮。遂按劍坐於堂上。且說曹操統領衆將。入冀州城。將入城門。許攸縱馬近前。以鞭指城門而呼。操曰。阿瞞。汝不得我。安得入此門。操大笑。衆將聞言。俱懷不平。操至紹府門下。問曰。誰曾入此門來。守將對曰。世子在內。操喚出責之。劉氏出拜曰。非世子不能保全妾家。願獻甄氏爲世子執箕帚。操教喚出甄氏。拜於前。操視之曰。眞吾兒婦也。遂令曹丕納之。操既定冀州。親往袁紹墓下設祭。再拜而哭。甚哀。顧謂衆官曰。昔日吾與本初共起兵時。本初問我曰。若事不鞫。方面何所可據。吾問之曰。足下意欲若何。本初曰。吾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沙漠之衆。南向以爭天下。庶可以濟乎。吾答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此言如昨。而今本初已喪。吾不能不爲流涕也。衆皆歎息。操以金帛糧草。賜紹妻劉氏。乃下令曰。河北居民遭兵革之難。盡免今年租賦。一面寫表申朝。操自領冀州牧。一日。許褚走馬入東門。正迎許攸。攸喚褚曰。汝等無我。安能出入此門乎。褚怒曰。吾等千生萬死。身冒血戰。奪得城池。汝安敢誇口。攸罵曰。汝等皆匹

夫耳何足道哉。褚大怒拔劍殺攸。提頭來見曹操。說許攸如此無禮。某殺之矣。操曰。子遠與吾舊交。故相戲耳。何故殺之。深責許褚。令厚葬許攸。乃令人遍訪冀州賢士。冀民曰。騎都尉崔琰。字季珪。清河東武城人也。數曾獻計於袁紹。紹不從。因此託疾在家。操即召琰爲本州別駕從事。因謂曰。昨按本州戶籍。共計三十萬衆。可謂大州。琰曰。今天下分崩。九州幅裂。二袁兄弟相爭。冀民暴骨原野。丞相不急存問風俗。救其塗炭。而先計校戶籍。豈本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操聞言。改容謝之。待爲上賓。操已定冀州。使人探冀消息。時譚引兵劫掠甘陵安平渤海河間等處。聞袁尙敗走中山。乃統軍攻之。尙無心戰鬪。徑奔幽州投袁熙。譚盡降其衆。欲復圖冀州。操使人召之。譚不至。操大怒。馳書絕其婚。自統大軍征之。直抵平原。譚聞操自統軍來。遣人求救於劉表。表請玄德商議。玄德曰。今操已破冀州。兵勢正盛。袁氏兄弟不久必爲操擒。救之無益。況操常有窺荆襄之意。我只養兵自守。未可妄動。表曰。然則何以謝之。玄德曰。可作書與袁氏兄弟。以和解爲名。婉詞謝之。表然其言。先遣人以書遺譚。書略曰。

君子違難。不適讎國。目前聞君屈膝降曹。則是忘先人之讎。棄手足之誼。而遺同盟之恥矣。若冀州不弟。當降心相從。待事定之後。使天下平。其曲直不亦高義耶。

又與袁尙書曰。

青州天性峭急。迷於曲直。君當先除曹操。以卒先公之恨。事定之後。乃計曲直。不亦善乎。若迷而不返。則是韓盧東郭。自困於前。而遺田父之獲也。

譚得表書。知表無發兵之意。又自料不能敵操。遂棄平原。走保南皮。曹操追至南皮。時天氣寒肅。河道盡凍。糧船不能行動。操令本處百姓敲冰拽船。百姓聞令而逃。操大怒。欲捕斬之。百姓聞得。乃親往營中投首。操曰。若不殺汝等。則吾號令不行。若殺汝等。吾又不忍。汝等忙往山中逃避。休被我軍士擒獲。百姓皆垂淚而去。袁譚引兵出城。與曹軍相敵。兩陣對圓。操出馬。以鞭指譚而罵曰。吾厚待汝。汝何生異心。譚曰。汝犯吾境界。奪吾城池。賴吾妻子。反說我有異心耶。操大怒。使徐晃出馬。譚使彭安接戰。兩馬相交。不數合。晃斬彭安於馬下。譚軍敗走。退入南皮。操遣軍四面圍住。譚着

慌使辛評見操約降。操曰：「袁譚小子反，無常，吾難准信。汝弟辛毗，吾已重用，汝亦留此可也。」評曰：「丞相差矣。某聞主貴臣榮，主憂臣辱。某久事袁氏，豈可背之？」操知其不可留，乃遣回。評回見譚，言操不准投降。譚叱曰：「汝弟見事曹操，汝懷二心耶？」評聞言，氣滿填胸，昏絕於地。譚令扶出，須臾而死。譚亦悔之。郭圖謂譚曰：「來日盡驅百姓當先，以軍繼其後，與曹操決一死戰。」譚從其言。當夜盡驅南皮百姓，皆執刀鎗，聽令次日平明大開四門，軍在後驅，百姓在前，喊聲大舉，一齊擁出，直抵曹寨。兩軍混戰，自辰至午，勝負未分。殺入偏地，操見未獲全勝，乘馬上山，親自擊鼓，將士見之，奮力向前。譚軍大敗，百姓被殺者無數。曹洪奮威突陣，正迎袁譚，舉刀亂砍。譚竟被曹洪殺於陣中。郭圖見陣大亂，急馳入城，中樂進望見，拈弓搭箭，射下城壕。人馬俱陷。操引兵南皮安撫百姓，忽有一彪軍來到，乃袁熙部將焦觸張南也。操自引軍迎之。二將倒戈卸甲，特來殺降。操封爲列侯。又黑山賊張燕引軍十萬來降，軍封爲北平將軍。下令將袁譚首級號令，敢有哭者斬。頭挂北門外。一人布冠衰衣，哭於頭下。左右拏來見操。操問之，乃青州別駕王修也。因諫袁譚被逐，今知譚死，故來哭之。操曰：「汝知吾令否？」修曰：「知之。」操曰：「汝不怕死耶？」修曰：「我生受其辟，今亡而不哭，非義也。畏死亡義，何以立世乎？」若得收葬譚屍，禮修爲上賓，以爲司金中郎將。因問之曰：「今袁尚已投袁熙，取之當用何策？」修不答。操曰：「忠臣此地哉。」遂命收葬譚屍，禮修爲上賓。以爲司金中郎將。因問之曰：「今袁尚已投袁熙，取之當用何策？」修不答。操曰：「忠臣也。」問郭嘉。嘉曰：「可使袁氏降將焦觸張南等自攻之。」操用其言。隨差焦觸張南呂曠呂翔馬延張顗各引本部兵分三路進攻幽州。一面又使袁典樂進會合張燕打并州攻高幹。且說袁尚袁熙知曹兵將至，料難迎敵，乃棄城引兵星夜奔遼西投烏桓去了。幽州刺史烏桓觸聚幽州衆官，敵血爲盟，共議背袁向曹之事。烏桓觸先言曰：「吾知曹丞相當世英雄，今往投降，有才。遵令者斬。」依次敵血。循至別駕韓珩，珩乃擲劍於地，大呼曰：「吾受袁公父子厚恩，今主敗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於義，缺矣。」若北面而降曹，吾不爲也。衆皆失色。烏桓觸曰：「夫興大事，當立大義。事之濟否，不待一人。」韓珩既有志如此，聽其自便，推珩而出。烏桓觸乃出城迎接三路軍馬。徑來降操。操大喜，加爲鎮北將軍。忽探馬來報，樂進李典張燕攻打并州高幹守住壺口關，不能下。操自勒兵前往。三將接着說，幹拒關難擊。操集衆將共議破幹之計。

荀攸曰：若破幹，須用詐降計方可。操然之。喚降將呂曠呂翔附耳低言如此如此。呂曠等引軍數十直抵關下，叫曰：吾等原係袁氏舊將，不得已而降曹。曹操爲人詭譎，薄待吾等。吾今還扶舊主，可疾開關相納。高幹未信，只教二將自上關說話。二將卸甲棄馬而入，謂幹曰：曹軍新到，可乘其軍心未定。今夜劫寨，某等願當先。幹喜從其言。是夜教二呂當先，引萬餘軍前去。將至曹寨，忽聽背後喊聲大震，伏兵四起。高幹知是中計，急回壺關城，樂進李典已奪了關。高幹奪路走脫，往投單于。操領兵拒住關口，使人追襲高幹。幹到單于界，正迎北番左賢王。幹下馬拜伏於地，言曹操吞併疆土，今欲犯王子地面，萬乞救援。同力克復，以保北方。左賢王曰：吾與曹操無讎，豈有侵我土地？汝欲使我結怨於曹氏耶？叱退高幹。幹尋思無路，只得去投劉表。行至上澗，被都尉王琰所殺。將頭解送曹操。曹操封琰爲列侯。并州既定，操商議西擊烏桓。曹洪等曰：袁熙袁尚兵敗將亡，勢窮力盡，遠投沙漠。我今引兵西擊，倘劉備劉表乘虛襲許都，我救應不及，爲禍不淺矣。請回師勿進。爲上。郭嘉曰：諸公所言錯矣。主公雖威震天下，沙漠之人恃其邊遠，必不設備。乘其無備，卒然擊之，必可破也。且袁紹與烏桓有恩，而尚與熙兄弟猶存，不可不除。劉表坐談之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劉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爲用。雖虛國遠征，公無憂也。操曰：奉孝之言極是。遂率大小三軍，車數千輛，望前進發。但見黃沙漠漠，狂風四起，道路崎嶇，人馬難行。操有回軍之心，問於郭嘉。嘉此時不伏水土，臥病車中，操泣曰：因我欲平沙漠，使公遠涉艱辛，以至染病，吾心何安？嘉曰：某感丞相大恩，雖死不能報萬一。操曰：吾見此地崎嶇，意欲回軍。若何？嘉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多而難以趨利，不如輕兵兼道，以出掩其不備。但須得識徑路者爲引導耳。遂留郭嘉於易州養病，求鄉導官以引路。人薦袁紹舊將田疇，深知此境。操召而問之。疇曰：此道秋夏間有水，淺不通車馬，深不載舟楫，最難行動，不如回軍從盧龍口，越白檀之險，出空虛之地，前近柳城，掩其不備。冒頓可一戰而擒也。操從其言，封田疇爲靖北將軍，作鄉導官爲前驅。張遼爲次，操自押後，倍道輕騎而進。田疇引張遼前至白狼山，正遇袁熙袁尚會合冒頓等數萬騎前來。張遼飛報曹操，操自勒馬登高望之，見冒頓兵無隊伍，參差不整。操謂張遼曰：敵兵不整，便可擊之。乃以麾授遼。遼引許褚于禁徐晃分四路下山，奮力急攻。冒頓大亂，遼拍馬斬冒頓於馬下。餘衆皆降。

袁熙袁尚引數千騎投遼東去了。操收軍入柳城。封田疇爲柳亭侯。以守柳城。疇涕泣曰：「某負義逃竄之人耳，蒙厚恩全活，爲幸多矣。豈可賣盧龍之寨，以邀賞祿哉？」死不敢受侯爵。操義之，乃拜疇爲議郎，操撫慰單于等人，等收得駿馬萬匹，卽日回兵。時天氣寒，且旱，二百里無水，軍又乏糧，殺馬爲食，鑿地三四十丈，方得水。操回至易州，重賞先會諫者。因謂衆將曰：「孤前者乘危遠征，僥倖成功，雖得勝天所佑也，不可以爲法。諸君之諫，乃萬安之計，是以相賞。後勿難言。」操到易州時，郭嘉已死數日，停柩在公廨，操往祭之，大哭曰：「奉孝死，乃天喪吾也。」回顧衆官曰：「諸君年齒皆孤等輩，惟奉孝最少，吾欲託以後事，不期中年夭折，使吾心腸崩裂矣。」嘉之左右將嘉臨死所封之書呈上，曰：「郭公臨死，親筆書此囑曰：丞相若從書中所言，遼東事定矣。」操拆書視之，點頭嗟歎。諸人皆不知其意。次日，夏侯惇引衆人稟曰：「遼東太守公孫康久不賓服，今袁熙袁尚又往投之，必爲後患。不如乘其未動，速往征之。」遼東可得也。操笑曰：「不煩諸公虎威。」數日之後，公孫康自送二袁之首至矣。諸將皆不肯信，却說袁熙袁尚引數千騎奔遼東。遼東太守公孫康本襄平人，武威將軍公孫度之子也。當日知袁熙袁尚來投，遂聚本部屬官商議此事。公孫恭曰：「袁紹存日，常有吞遼東之心。今袁熙袁尚兵敗將亡，無處依棲，來此相投，是鳩奪鵲巢之意也。若容納之後，必相圖。不如賺入城中殺之。」獻頭與曹公。曹公必重待我。康曰：「只怕曹公引兵下遼東，又不如納二袁使爲我助。」恭曰：「可使人探聽。」如曹兵來攻，則留二袁。如其不動，則殺二袁。送與曹公。康從之，使人去探消息。却說袁熙袁尚至遼東，二人密議曰：「遼東軍兵數萬，足可與曹操爭衡。今暫投之，後當殺公孫康而奪其地，養成氣力而抗中原，可復河北也。」商議已定，乃入見公孫康。康留於館驛，只推有病，不與相見。來二日，作回報。曹公兵屯易州，並無下遼東之意。公孫康大喜，乃先伏刀斧手於壁衣中，使二袁入相見。禮畢，命坐。天寒，嚴寒，尚見牀榻上無衾褥，謂康曰：「願鋪坐席。」康瞋目言曰：「汝二人之頭，將行萬里，何席之有？」尚大驚，康叱曰：「左右，取手刀斧手擁出，就坐席上砍下二袁之頭。」用木匣盛貯，使人送到易州。來見曹操，時操在易州，操兵本動，夏侯惇入稟曰：「如不下遼東，可回許都。」恐劉表生心。操曰：「待二袁首級至，即便回兵。」衆皆暗笑。忽報遼東公孫康遣人來，送二袁之首級至。衆皆大驚，使者呈上書信。操大笑曰：「不出奉孝之所料。」重賞來使，封公孫康爲襄

平侯左將軍衆官問曰何爲不出奉孝之所料操遂出郭嘉書以示之書略曰

今聞袁興袁尙往投遼東明公切不可加兵公孫康久畏袁氏吞併二袁往投必疑若以兵擊之必併力迎敵急不可下若緩之公孫康袁氏必自相圖其勢然也

衆皆踴躍稱善操引衆官復設祭於郭嘉靈前亡年三十八歲從征十有一年多立奇勳後人有詩讚曰

天生郭奉孝豪傑冠羣英腹內藏經史胸中隱甲兵運謀如范蠡決策似陳平可惜身先喪中原樑棟傾

操領兵還冀州使人先扶郭嘉靈柩於許都安葬程昱等請曰北方既定今還許都可早建下江南之策操笑曰吾有此志久矣諸君所言正合吾意是夜宿於冀州城東角樓上憑欄仰觀天文時荀攸在側操指曰南方旺氣燦然恐未可圖也攸曰以丞相天威何所不服正看間忽見一道金光從地而起攸曰此必有寶於地下操下樓令人隨光掘之正是星文方向南中指金寶旋從北地生不知所得何物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四回 蔡夫人隔屏聽密語 劉皇叔躍馬過檀溪

却說曹操於金光處掘出一銅雀問荀攸曰此何兆也攸曰昔舜母夢玉雀入懷而生舜今得銅雀亦吉祥之兆也操大喜遂命作高臺以慶之乃卽日破土斷木燒瓦磨磚築銅雀臺於漳河之上約計一年而工畢少子曹植進曰若建層臺必立三座中間高者名爲銅雀左邊一座名爲玉龍右邊一座名爲金鳳更作兩條飛橋橫空而上乃爲壯觀操曰吾兒所言甚善他日臺成足可娛吾老矣原來曹操有五子惟植性敏慧善文章曹操平日最愛之於是留曹植與曹丕在鄴郡造臺使張燕守北寨操將所得袁紹之兵共五六十萬班師回許都大封功臣又表贈郭嘉爲貞侯養其子奔於府中復聚衆謀士商議欲南征劉表荀彧曰大軍方北征而回未可復動且待半年養精蓄銳劉表孫權可一鼓而下也操從之遂分兵屯田以候調用却說玄德自到荊州劉表待之甚厚一日正相聚飲酒忽報降將張武陳孫在江夏擄掠人民共謀造反表驚曰二賊又反爲禍不小玄德曰不須兄長憂慮備請往討之表大喜卽點三萬軍與